

散文·轻风物语

随笔·百味人生

诗歌·紫陌红尘

鸟的乐园

□周桂梅

院子的一棵大树，成了鸟的天堂。清晨，一阵阵鸟叫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睁开眼就看到一只喜鹊在窗台上鸣叫。与鸟为邻，像生活在鸟的乐园里，在这鸟语花香的季节里，不知不觉我已读懂了鸟语，熟悉了鸟音。

这棵大树是邻居家唯一留下的一棵核桃树，和我做了20多年邻居。它独自霸占了一个荒废的大宅院，一个劲地往上猛蹿，枝杆横七竖八地在四周自由伸展，像一个巨大的太阳伞把这个空院照得阴森森的。

树大招风，可它很独特，尽招来一些鸟类。除了麻雀，还有斑鸠、黄鹂、黄雀，啄木鸟等，天天与飞鸟打交道，从厌恶到喜欢，从刺耳到动听。看着这群既讨厌又喜欢的各种飞鸟，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记得十年前农历四月，正是樱桃成熟的季节，我家门前的樱桃开始发黄变红。于是，我在树枝上插满小红旗做警示，三天后，满树的樱桃红透了，人人看见都垂涎三尺，我本打算到中午用剪刀把它们一一剪下来，谁知到了中午，满树樱桃被鸟啄得千疮百孔。

第二年，等樱桃开始成熟时，我蒙上一张防晒网，结果只看见樱桃红了，还没尝鲜，又被飞鸟吃光了。连续五年，这棵樱桃树成了飞鸟的栖息地，我只好忍痛割爱把这棵樱桃树砍掉。又栽上一棵杏树，等满树的大黄杏开始成熟后，又被飞鸟啄走一半。我想，就这样吧，不能因为飞鸟太多，我就什么果树都不敢移栽。

后来，我在南屋平房上栽满了草莓，等草莓开始发红时，我提前做好准备，用大红秋衣套在十字架上，头上用一个假发套套上，这样我能吃一半，飞鸟偷吃一半，谁让我们是好邻居呢？

这些年，曾有人给我提了建议，让我用农药拌些小麦洒在房子周围，可我做不到，尽管我讨厌它，但不至于伤害它。毕竟它们也是一条生命，这让我想起白居易的一首诗，“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想起这首诗，我对飞鸟又充满怜爱之心。我把剩汤剩饭倒在一个小盆里，放到核桃树下供它们慢慢享用。

我每天望着这群飞鸟，心中浮想联翩。它们也是上帝创造的小小精灵，它们不种不收，每天也能寻觅到食物，看来上帝也是很宠爱它们。如果我能做一只飞鸟，呼朋引伴地在天空中飞舞，歌唱着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是何等的快乐。

有时想，和城里人相比，我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想聆听各类鸟鸣，还得花工夫花代价才能如愿以偿。而我呢，每天能领略到各种名贵鸟的姿态和鸣叫，心情是无比的舒爽。我发现，越来越离不开它们，因为它们给我带来了无限乐趣。

□王剑

沟壑里的花朵

向西。一路向西。
我们到达莫沟的时候，先是与一坡坡盛开的花朵撞了个满怀。二月兰，听起来多像一个女孩的名字。

顺着曲曲折折的土路往下走。200多孔大大小小的窑洞，在小路边次第绽放。民俗街，席家布坊，窑洞村部，何家大院，桃花院，皂角园，杏园。多么熟悉的院落，多么熟悉的花香。到了这儿，真有一种回到老家的感觉。

汶龙湖偎依在路旁，一只只水鸟在湖上嬉戏。湖心岛上，一间老房子，虚掩着门，静等着远方的客人。小黄狗卧在一边，三棵白杨树擎着鸟巢，站成它的背景。

走累了，就到老苗书馆里坐一坐。这里曾经是地主的豪宅，如今重新焕发了生机。窑洞的后顶上，严丝合缝地加了个玻璃的房顶，看上去新颖别致，采光效果也好。弯弯绕绕地进去，从高高的靠墙的书架上，取一本中意的书。站着读，挺好。

在莫沟，你尽可以放心居住。饿了吃野菜，吃土鸡蛋，渴了喝泉水，困了睡窑洞。也不用担心与外界隔绝，这里有天然气、自来水、学校、医院、公交、商店、互联网。最大的农村淘宝店，就在莫沟。

向西偏北，就是耿沟了。耿沟被九座山岭环绕，林木青翠，清涧溪流，自古就有“九龙朝凤”的美誉。耿家大院、县长家宅、举人邸等房屋，都很古老。砖垛和黄坯垒成的墙，木格子窗户，门楣上都刻着精致的图案。几株崖柏郁郁葱葱。屋内有炕，屋顶的棚板和天窗，诉说着曾经的繁荣与富足。

屋檐下，悬着一记马灯。两把镰刀，趴在山墙上，反刍着久远的岁月。大门外，照例有一棵皂角树，树梢上挑着一轮朝阳。淡紫色的桐花，掩映着古老的村庄。一位老农从山道上缓步而下。他的脚边，一只黄狗跑来跑去。

源沟的白牡丹是开得最美的花朵。沿着一条坡路下去，我们听见了潺潺的泉声。层层梯田上，泥土的气息一浪高过一浪。麦穗在春风中成长，榆钱葱绿的光芒，喷薄而出。不远处，驴磨坊里的毛驴一声长鸣，打破了山村无边的寂静。

“寻幽来僻境，仿佛离人寰。径转千峰隐，崖深一水环。石文留古绘，树色老秋颜。便欲抛尘累，考盘长此间。”王铎笔下山村居住的妙处，让多少人对它心怀向往和期待。

我们离开时，源沟村非常安静。只有崖下的泉水“叮叮咚咚”地响着，给我们送上祝福和挽留。

韩园的钟声

本来，我应该早点来看您——韩愈。谁知，还是晚了1300年。

在大唐的舞台上，您是一把倔强的木槌，时时敲响时代的警钟。

您告诫自己：愈界了，要及时退回来。但是，遇到紧急情况，您却什么都不顾了。

“欲为盛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

年”，这是您一生的信仰。讨平淮西之乱，您冲到了前线，出奇谋，安天下。镇州兵变，您置生命于不顾，单枪匹马进入敌营，舌战敌酋，终于不辱使命。面对全民礼佛的疯狂局面，您又站了出来，一篇《论佛骨表》，把自己逼到了死亡的边缘。

记不清您多少次被贬，阳山、潮州、袁州，都留下您的足迹。但您始终不改变自己耿直的脾性，您宽大的衣襟下，满是嶙峋的傲骨。

闲暇时，您以笔为剑，写下锦绣文章。说马，说避讳，说老师，说散文革新。您的文章，犀利，直率，大胆，成为救世的良药。

现在，您躺在韩庄村北的半岭坡上，北望太行，南瞰黄河，终于可以休息了。你用过的笔，插在院子里，就是唐柏双雄。你身上的硬刺，已经化作坟茔上的枣树，年年发芽结果。

您在我们的凝视里，一点一点复活。您放下“百代文宗”的架子，跟我们握手寒暄。带着我们到右边的竹园里，找柳宗元，找欧阳修，或者找苏东坡喝酒。松柏肃立，紫荆和海棠，在您的身边，竞相开放。

您一开口，就是成语，足足315个。

我们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从您这儿带走一些文学的种子，还有鸢飞鱼跃的思想。

黄河之上

是诗经里流淌至今的那条大河吗？

四渎之宗的黄河，终其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将自己送到远方。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她的奔流！

奔走的黄河，如同一根悲悯的脐带，系住了万亩良田，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也许是承受了太多的委屈，到了孟州，冲出峡谷的黄河变得异常暴躁。随意翻滚，是它忍无可忍的常态。

于是，在孟州的中曹坡，我看到了黄河左岸堤防的起点0公里处。0是开始，是一切美好的最初模样。自此到入海口，一条746公里的长纓，紧紧缚住了这条暴虐的苍龙。

在黄河岸边，我看到了黄河楼，还看到很多劳作的人群和治水的器具。夯，桩柱，原始的水平仪，装上稻草和石块的条笼。治水的汉子们，裸露着脊背，赤红的肌腱里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我还看见，一队人马走过来了。大禹、贾让、王景、贾鲁、白英、刘天和、宋礼、潘季驯、朱之锡、齐苏勒、栗毓美、靳辅、嵇曾筠、林则徐、李义祉。他们站在滔滔的黄河边，神色凝重。他们心中的谋划，与治水有关。

不远处，一艘大趸船泊在河边。据说，那是孟州新的风景。

黄河之上，我们的帆船乘风而去。清风入怀，诗意入心。我们的眼里万顷碧波，心里一片清澈。

“啊，黄河，你清如蓝色的缎带，飘在黄沙之上，你混浊的历史已经远去，干净清澈是你现在的模样。”有人开始写诗了。

诗句清澈如水，透着诗人的才气和自豪。

致宇宙（外一首）

□荷蕾心语

天物。生命。那些着陆的对话
究竟在何时才会真正属于人类
那些与生俱来的好，那些传奇的黑洞漩涡
一次次惊醒白天与黑夜，万物与泥土
星星点灯，闪电如此流畅

我的头像就是这流派纷呈的宇宙
我时刻提醒自己
要学会在这神秘的宇宙里
与日月星辰谈心
与虚构对话
怀念一次次认真阅读的感受

我们都是手持微火的人

一个人
把日月星辰河图洛书落实到汉字里
造字的意念从宇宙开始于一个圆点
到三生万物，儒雅道风贯通

字里行间闪着光，神性与故事存续
540个部首，9353个字
数十年呕心沥血

烛光摇曳的夜晚，案头的竹简开口说话
如今他去了哪里，凝视着那片字符
而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视这一切的
时光不老，这美好的周末，满庭芬芳
从说文解字里迎上一个人
从一个人迎上三千年前那段时光

我们都是手持微火的人
热爱。赞颂。传承。
散发微芒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沙澧河”，阅读副刊美文。
本地作者投稿邮箱：
13938039936@139.com
本版投稿联系电话：
13938039936